

## 1▷ 信心與理性

我們經歷過聖靈的體驗，深知聖經乃是神的啟示，因此我們也相信看不見的神。

文／呂日星 圖／天恩



**曾聽過**這樣一個故事。一位德國小女孩，天生視力有特異功能。她曾指著天空說：「老鷹！」，但是當時天上空無一物，直到有人拿望遠鏡搜尋，才發現天空中真的有老鷹，只不過牠飛得太高，非正常視力可見。

借用這故事，來說明信心與理性的不同特質。信心如這小女孩的眼睛，它有超越性；理性如一般人的眼睛，它有限制性。而理性主義者不知理性的限制性，認為理性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，迷信這樣的信念：「任何沒有足夠證據的信念，都不可信。」他們不知道在人的理性認知之外，仍然有一大片真理的世界存在，只有用超越的視力——信心，才能看見。

信心與理性，其實是兩套獨立的「看見系統」。信心的本質，就是一種「看見」。「挪亞因著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，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」（來十一7）。為何挪亞會建造方舟？因為他用信心之眼預見將來空前絕後的大水災。理性主義者，如井底之蛙，只相信他們所看到的那一片天，進而輕率的否定別人的「看見」（宗教經驗），最終否定信仰的價值。

信心與理性，是神賜給世人的兩大禮物。神將信心賜給選民，使他們能明白神的特殊啟示（聖經）；神也將理性賜給所有世人，使他們能探索神的普通啟示（大自然定律）。既然它們都來自神，它們本質上是能和諧共存而不衝突。

我們可能聽過這樣的說詞：「單純相信，不要想那麼多！不要想那麼複雜！」這樣的說法，壓抑信徒理性的思考、壓抑思考所產生的正常懷疑。這是有後遺症的，因為疑問一旦發生，不會自動消失，它會妨礙信徒在知識上的更新，妨礙信仰的理論與實踐的融合。

讓信心與理性融合，展現信仰圓滿的世界觀與實踐的可行性，才是正途。譬如自然神學的產生，就是人嘗試透過理性道路，去獲得有關神的知識，這是由下而上的神學。雖然它有別於聖經由上而下的啟示神學，我們還是肯它的價值。若神在自然界與人生經驗留下足夠的證據指向祂，用理性挖掘這些證據，成為信仰的旁證，有何不可？保羅

說：「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明在人心裡，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」（羅一19-20）。他也肯定了普通啟示與理性思考的價值。

換言之，主觀的信仰理念與客觀的理性思考，是可以攜手合作的。沒有反省能力的信仰，遲早會造成信仰的扭曲，而理性能幫助我們做反省。盲目拒絕理性反省的人，將把自己困在令人窒息的信仰框框內，使活潑的信仰變成死板的教條。成熟的信仰不應逃避理性的反省。理性有三重意義。第一是形式理性——邏輯與推理的基本原則；第二是批判理性——檢驗系統內部的一致性；第三是創造性理性——教義與生活經驗的創造性統合。信仰若經過這理性三重意義的統合，必然產生最圓滿的世界觀。

第一，信仰必須統合形式理性，講台內容與出版品的訊息，必須架構完整，言之有理，論述清晰。保羅說：「若用舌頭說聽不懂的信息，怎能知道所說的是甚麼呢？你們就是向空氣說話了。」（林前十四9修訂版）。他深知形式理性的重要性，他所寫《羅馬書》的前半部，可稱為「因信稱義」的論文，邏輯思考清晰，立論清楚，是信仰與形式理性統合的典範。

第二，信仰必須統合批判理性，檢驗信仰系統內部的一致性。歷代先知對選民信仰偏差現象並非視而不見，所以先知的信息常常帶著強烈的批判性。譬如先知阿摩司說：「你們躺臥在象牙床上，舒身在榻上，吃群中的羊羔，棚裡的牛犢；彈琴鼓瑟唱消閑的歌曲，為自己製造樂器，如同大衛所造的；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，卻不為約瑟的苦難擔憂。」（摩六4-6）。今日，透過批判理性客觀的觀察，檢討教會組織的缺失與教義的周延性，也是有必要的。

幾年前，出現《製造耶穌》這本書，它的副標題就是「史上No.1暢銷書的傳抄、更動與錯用」，它回顧聖經的傳抄歷史。它提醒我們，今日我們手中並無第一手的原文，只有抄本。而聖經傳抄的過程，除了筆誤，有時候為了維護神學思想，也會更改經文。我們如何面對這樣的書？簡而言之，就是以



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！

But his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, and on his law he meditates day and night.

理性的胸懷，接受書中的理性批判，接受那些有根據的事實。我們承認以下這段經文並非原文，而是加添的：「在天上做見證的有三：父、道與聖靈，这三樣都歸於一。」（約壹五7，KJV譯本的中譯）。<sup>1</sup>我們也承認，《馬可福音》最後十二節（可十六9-20），可能不是原文，而是後人所附加。但是，回頭以信心統合這些理性批判，我們卻不必動搖對聖經的信任。<sup>2</sup>神當然知道傳抄過程必有失誤，但是祂的作為弔詭，祂樂意用軟弱的人來傳承經文的真理，經文雖然經過漫長的傳抄歲月，藉著聖靈的保守，重要真理卻毫無流失。因此這書的內容並不影響聖經在我心目中的權威地位，<sup>3</sup>反而讓我讚嘆神的偉大：「深哉，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！祂的判斷何其難測！祂的蹤跡何其難尋！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，倚靠祂，歸於祂。願榮耀歸給祂，直到永遠。阿們！」（羅十一33、36）

第三，信仰必須統合創造性理性。若是信仰能統合不同領域的經驗，其合理性將會更明顯。譬如我發現，《傳道書》是以哲學思考為主軸的經卷，因此筆者出版《傳道書中的弔詭》，書的內容，讓神學與哲學相交、虛空與充實共舞。最後一章的總結論，

我以哲學思考為架構，以信仰為內涵，提出四個層次的生存意義。這樣的論述，是創造性、理性與信心攜手合作的成果。這樣的統合越多，我們的信仰體系越圓滿，我們的世界觀越有說服力。

其實理性也是一種信心，對科學家與自然定律的信心。台北捷運文湖線，四節獨立車廂，沒有司機，完全自動化；進出台北捷運，悠遊卡一卡搞定。這些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，都是因為我們的理性信任看不見的電子。我們經歷過聖靈的體驗，深知聖經乃是神的啟示，因此我們也相信看不見的神。我深信，這兩個信心系統，最終必是和諧共存的，因為兩者都是來自神。

最完美的特殊啟示，就是聖經與道成肉身的耶穌；最完美的普通啟示，就是大自然本身。透過信心與理性，統合這兩種啟示，讓虔誠的信仰與嚴謹的思考並存。成就圓滿的世界觀，必然能使基督教成為更有生命力、更活潑的信仰。

參考書目：

1. 關啟文著，《我信故我思》，香港：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，1998。
2. 巴特·葉爾曼著，《製造耶穌》，台灣：大家出版社，2010。



註

1. 這經文被加添的事實，對維護本會的神觀，提供很大的幫助。聖靈奇妙的帶領，「約壹五7，KJV版本」的錯誤，竟然沒有出現在中文《和合本》聖經，被翻譯者修正了：「並且有聖靈作見證，因為聖靈就是真理。」
2. 《製造耶穌》的書末，有篇作者訪談錄。作者承認，因為他無法理解這個謎題：「若真有慈愛的神存在，為何祂任憑人間這麼多的苦難產生？」他已經從虔誠的基督徒變成不可知論者。但是，我猜測，他這信仰轉變的心路歷程，應該也與他對聖經定位的改變有關。
3. 信仰統合批判理性這件事，不得不做，卻有風險。我們必須遵守這個原則：當信仰與理性衝突的時候，理性必須向信心臣服。少數主內知識分子，不再相信聖經的權威性，就是因為棄守這原則。